

第一回 譚楚玉遠游吳越 劉藐姑屈志梨園

詩曰：

無事年來操不律，古今到處搜奇跡。
戲在戲中尋不出，教人枉費探求力。

這四句詩，只為人生在世，最大者莫過於人倫，最重者莫過於夫婦。男婚女配，是人間一件大事。佳人才子偏於其中，做出多少奇文，許多異事。

且說本傳中一人，家住襄陽，姓譚，名士珩，字楚玉。萬有在腦，一貧徹骨。雖叨世胄，恥說華宗，盡有高親，羞為仰俯。襤褸識過人，曾噪神童之譽，髫齡遊泮水，便騰國瑞之名。夙慧未忘，讀異書如逢故物，天才獨擅操弱管，似運神機。不幸早喪二親，終鮮兄弟。只因世態炎涼，那些故鄉的親友，見他一貧如洗，未免罷肉眼相看，不能知重，故此離了故土，遨遊四方。學太史公讀書之法，借名山大川，做良師益友，使筆底無局促之形，胸中有活潑之氣。一向擔簦負笈，往來吳越之間，替坊間選些詩藝，又帶便賣些詩文。那些潤筆之資，也可餬口。只是年已弱冠，還不曾聘家室，未免伶仃孤寂，盡有那不解的事。只說他手內空乏，不能婚娶，那裏知道才人的妻子，不是有了錢鈔，就容易娶得來的。正合著古語兩句：若非兩間之尤物，怎配一代之奇人。這段姻緣好難遇。

譚生一日想道：「我今來到三衢地方，聞得這邊女旦極多，演的都是戲臺。今早有幾個朋友約我一同去看。我有些筆債未完，叫他先去。如今文字完了，不免去走一遭。」及至譚生走到中途，那些看戲的人都回來了。譚生道：「也罷，我且立在路旁，待他們過去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那些人，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；也有禿的，也有瞎的；也有俗人，也有和尚。正行之間，有一婦人高聲叫云：「誰人拾了我的鞋去了？若拿出來便罷，若不拿出來，我就叫他背了我家去。」叫罷，眾人都都不理，惟有一個四五十歲的一個和尚，微微的冷笑。旁人說：「一定是你這個禿驢拾去了。」和尚不肯拿出，眾人上去一搜，果然藏在和尚袖裏。眾人說：「給我一齊動手！」和尚說：「不要如此，我所以藏這支鞋的緣故，我實有用他處。」眾人說：「你用他做甚？」和尚說：「別無用處，待我面壁九年之後，將來掛在杖上，做一雙履西歸。」眾人大笑之間，和尚一溜而去。

又見女旦前行，背後那些沒皮的人，挨肩擦背眼邪腳歪，就像推車的一般。譚生云：「這些男子婦人，好沒要緊。那戲有甚麼好處，就這等的挨挨擠擠，弄出這許多的醜態來！」正說之間，見那約他的兩個朋友，也在其中。遂上前問說：「這戲有甚麼好處呢？」二人答云：「這戲名為舞霓班，一班之中個個都好。最難得的又有那個女旦，叫做劉絳仙。那聲容不必說了，我若說出她的容貌，兄就是老道學，恐亦難於不動心了。有幾句現成的批語，你且聽我道來：施粉則太白，施朱則太紅，加之一寸則太高，損之一寸則太短。」譚生云：「恐怕將譽過實。」二人說：「兄若不信，遲一兩日，還有臺戲要演，親來觀看就是了。」譚生云：「如此最妙。」遂口唱數語云：「

國色從來不易逢，休將花眼辨花容。
饒伊此際施高論，眼到花前自解庸。」

話說劉絳仙丈夫，名喚劉文卿，也在班中做戲。自從得了絳仙，遂掙起一分大家私。如今世上做女旦的極多，都不能夠致富，為甚的獨他一個偏會掙錢？只因他的姿色原好，又虧二郎神保佑。走上臺去，就像仙女臨凡一般，另是一種體態。又兼他的記性極高，當初學戲的時節，把生旦的腳本都念熟了，一到登場，不拘做甚麼腳色，要他妝男就做生，要他妝女就做旦，做來的戲又與別人不同。老實的看了，也要風流起來；慳吝的遇了，也要撒漫起來。況且揀那極肯破鈔的人相與幾個，到那樁事上，其風流更不必說了。所以多則分她半股家私，少則也得他數年的積蓄。不上十年，掙起許多家產，也夠得發了。誰想生個女兒出來，名叫藐姑，年方一十四歲。他的容顏記性，又在他母親之上。止教他讀書，還不曾學戲。那些文詞翰墨之事，早已件件精通，將來做起戲來，還不知怎麼樣得利。

絳仙一日無事，將他喚出，不過是要傳授他掙錢的秘訣，動人的方法。絳仙說：「我兒，你今年十四歲，也不小了。你爹爹要另合新班，同你一齊學戲，那些歌容舞態，不愁你演習不來。只是做女旦的人，另有個掙錢的法子，不在戲文裏面，須要自小學會方好。」藐姑說：「母親，做婦人的只該學些女工針指，也盡可度日，這演戲不是女人的本事，孩兒不願學他。就要孩兒學戲，也只好在戲文裏面，趁些本分錢財罷了。若要我喪了廉恥，壞了名節，去做別樣的事，那是斷斷不能的。」

絳仙說：「做爹娘的，要在你身上掙起一分大家私，你倒這等迂拙起來。我們這樣婦人，顧甚麼名節，惜甚麼廉恥，只要把主意拿定了，與男子相交的時節，只當也是做戲一般。他便認真，我只當假，把云雨繆綢之事，看得淡些。一則身子不受虧；二則這就是守節了，何須恁般拘執呢！古語說的好：煙花門第怎容拘泥，拚著些假意虛情，去換他真財實惠。把鳳衾鴛被，都認做戲場餘地。我做娘的，也不叫你十分濫交，逢人就接，遇人就睡。有三句秘訣，傳授與你。你若肯依計而行，還你名實兼收，賢愚共賞，一生受用不盡。聽我道來：叫做許看不許吃，許名不許實，許謀不許得。」

藐姑說：「怎麼叫做許看不許吃呢？」絳仙云：「做戲的時節，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被人看到，就是不做戲的時節，也一般與人玩耍，一般與人調情。只有這香噴噴的一盤美包子，不許他到口。這就叫做許看不許吃。」藐姑道：「那許名不許實？」絳仙道：「若有富貴大賈、公子王孫，要與我做實事的，我口便許他，只是你故延捱，不使到手。這叫做許名不許實。」藐姑道：「那許謀不許得呢？」絳仙道：「若遇那些癡心子弟，與我們相厚了，要出大塊銀子，買我從良，我便極口應允，使他終日圖謀，不惜納交之費。到了後日，只當做場春夢，決不肯把身子嫁他，這叫做許謀不許得。」藐姑云：「既舍不得身子，為甚麼不直言回他，定要做這許多圈套呢？」絳仙道：「我兒，你不知道，但凡男子相與婦人，那種真情實意，不在粘皮靠肉之後，却在信來眼去之時，就像饞人遇著酒肉，只可使他聞香，不可使他到口。若一到口，他的心事就完了，那有這種垂涎咽唾的光景。」

他二人正說之間，劉文卿來到門內說：「合的小班，今已十有八九，要起個班名纔好。我兒，你是極聰明的，想出兩個字來。」藐姑說：「既是小班，取個方盛未艾的意思，叫做『玉筍』班罷。」文卿說：「兩字甚好，只是班中尚少一個腳色。待我寫個招帖，貼在門首，自然有人來做。」上寫云：「本家新合玉筍班，名色俱備，只少淨腳一名，願入班者，速來賜教。」藐姑說：「既要孩兒學戲，孩兒不敢不依。只是一件，但凡忠孝節義，有關名教的戲文，孩兒便學。那些淫詞艷曲，做來要壞廉恥，喪名節的，孩兒斷不學他。」文卿說：「這是容易的。」藐姑口雖不言，心內暗想云：「那個做正生的，不知是怎生一個人物？倘是俊俏的，也就是我的福了。」遂作詩一首。詩曰：

玉筍佳名確不易，小班更比大班奇。
饒伊擅盡當場巧，究竟原非婦所宜。

要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戲中戲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